何處安老系列1

大公報記者
郭恩卓（文） 文澔、馬丁（圖）

等入院舍等到死

編者按

誰不想老有所依？但偏偏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，加上香港地少人多，政府在安老服務的政策資源非常有限。本以爲「居家安老」最舒適，卻出現不少雙老家庭、要老弱照顧老弱的悲歌；「院舍安老」又要輪候數年，等到歸天都未必等到宿位，即使有位，服務和環境或差強人意；政府倡議的「跨境安老」是否最佳出路？有關政策仍未成熟，如何推動和優化配套是未知之素。一連三輯的「何處安老系列」，走訪眞實個案，揭示長者在「居家安老」、「院舍安老」和「跨境安老」所面對的問題，探討解決辦法。

居家安老支援不足

現況

政府對居家安老支援不足，尤其有病患傷殘需要長者，照顧明顯缺乏。長者輪候安老宿位時間長達3.4年，創歷年新高。2019年，多達7045名長者尚未等到院舍宿位便離世，人數爲五年來最多。

問題

長者輪候安老宿位時間太長，輪候期間，照顧有病患傷殘長者的責任，便由老伴自理，政府對居家安老支援或資金援助不足。

建議

有社工建議最直接做法是向合資格的體弱長者提高綜援金，由現時4000至8000元，調高至1.6萬元，讓他們在私營市場購買服務或請外籍工人照顧等。

香港人口老化日益嚴重，全港共有逾116萬長者，雙老家庭就有近30萬戶。不少雙老均是長期病患者，需要社會支援。然而等候社會援助服務時間很長，雙老相依爲命的悲歌多不爲人知，老伴互相照顧的壓力也非筆墨可形容。

八旬翁伍伯伯的太太中風後，有認知障礙及行動不便，伍伯伯照顧老妻，事事親力親爲，壓力很大，晚上經常失眠。梁伯伯患有腎病的太太輪候院舍宿位多時，但等不到服務，最近與世長辭。兩個雙老家庭，揭示兩闕長者悲歌。

◀伍伯伯的太太三度中風後，行動不便，日常起居飲食完全依賴伍伯伯照顧

百病纏身淚對淚 雙老家庭累鬥累

獨力照顧認知障礙老伴
伍伯：常體力不支齊齊跌倒

今年82歲的伍伯伯，兩年前曾中風，腳部和腰部活動能力大減，當時還很精靈、行動自如的伍太太擔起照顧丈夫的責任。想不到兩年後的今天，伍伯伯要換轉來要照顧太太。「太太70幾歲，今年七月第三次中風之後就未說過一句話，連進食都有問題。初初餵她吃飯，她一直把飯含在口裏，由早上含到下午都吞不下，叫她吐出來，她又不肯。」

餵食香蕉塞喉險沒命

有一次還差點發生意外。伍伯伯猶有餘悸地說，有次餵太太吃香蕉，她又含在口裏半天，然後躺下來休息的時間，突然伍太太口裏的小片香蕉滑進喉嚨裏，伍太太哽塞，嚇得伍伯伯趕快扶起她，最終伍太太幸能把香蕉吐出來。

自此，伍伯伯更小心為太太選取食物。但不知因由，伍太太每次聞到食物香氣都表現很想吃，但當伍伯伯餵她的時候，她卻耍手拒絕吃。伍伯伯心酸地說，「她一定很肚餓，很想吃東西！但無奈吃不下。」

經歷過三次中風後，伍太太的吞嚥能力和說話能力大受影響。近三個月，她大部分時間都不能吃固體食物

◀「以老護老」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體力不足，伍伯伯抓着睡床借力才能扶起老伴 大公報記者郭恩卓攝

，每天只飲三至四杯牛奶，因此她的體重下降了超過十磅。伍伯伯表示，太太吃不下東西，連牛奶都只是含在口裏，一半慢慢流進肚裏，另一半最後都要吐出來。「我幫她穿上圍裙，但她不能自控隨時把牛奶吐出來，有時候吐在身上、枱上、地面，甚至噴向電視機、櫃枱，然後我又要幫她清潔、換衫、抹地，每日起碼重複做四五次。」

伍伯伯表示，有時太太坐在電視機前動也不動，試過大小二便失禁。「一失禁又要幫她洗澡，換衫、洗衫、抹地，很多工夫，但自己體力有限，有時會令舊患腰痛腳痛加劇。」伍伯伯坦言，太太行動較差，尤其在床上不能自己起來，每每要他拉她起來，而他體力不繼，常常用錯力會齊齊跌倒。

伍伯伯三兩天便要外出買菜和日用品，唯有獨留老妻在家。「每次外出覆診和買菜，我都會趕快回來，心裏記掛太太，怕她一個人會有意外。」雙老同住，承受「以老護老」的壓力，伍伯伯流出眼淚來，「我晚上經常失眠，壓力很大。辛苦都沒辦法，我不照顧她，誰來照顧她？排政府服務，不知有冇命等？」

▲伍太太現時連進食都有問題，每次食飯，會吐一半出來

不忍患腎病老妻無人理
梁伯：自己有急病唔敢入院

香港安老服務一直為人詬病，社會資源不足，輪候社會服務時間很長。目前有約4.1萬名長者輪候安老院，其中津助及合約院舍平均等候時間長達3.4年，愈來愈多長者尚未等到院舍宿位就離世，去年多達7045人，人數為五年來最多。其中梁伯伯的太太便是等不到服務，最近與世長辭。「我和太太均百病纏身，最緊急時，根本等不到政府的援助。」梁伯伯說起亡妻，不禁老淚縱橫。

未等到宿位 太太已離世

梁伯伯說，最近八年太太患腎病，經常要洗血洗肚，晚上又要吸氧氣，他便要擔起照顧太太的責任，甚至自己有急病都不肯進醫院治療。「九月初，我腳腫要緊急入醫院輸血，但我不肯入院，因為我進了醫院，太太便獨留家中，無人照顧她。」梁伯伯和太太結婚50多年，沒子女，一直都是居家互相照顧；但近年梁太太腎病愈趨嚴重，起居都要倚賴梁伯伯照顧，可是梁伯伯身體都有很多病痛。

「我有心臟病，泌尿系統令腳部腫脹嚴重，我捱了十日，醫生說若我不入院輸血便有生命危險，但我在外父臨終前應承過他，一定要好好照顧太太，所以我必須先安頓好太太，我才放心入院。」後來，梁伯伯趕不及申請政府的緊急援助基金，徬徨之際，只好自掏腰包，拿取剛申領的政府「現金發放計劃」夫婦兩人共兩萬元，讓太太緊急入住私人安老院。

「我入院前同太太說，你在院舍有人照顧，安心休養；而我住醫院不知要多久，但不用擔心我，醫院姑娘會照顧我。」結果，梁太太在安老院住了一個半月，花了萬多元。梁伯伯表示，安老院的照顧一定比在家好，但他無能力支付私院收費，而津助院舍輪候時間長，根本等不到服務。

之後梁太太離開了安老院回家居住。「太太回家不久，病情惡化，最後入醫院住了兩天便離世。」梁伯伯看着太太遺照，淚流滿面，怪責自己沒錢送太太入住安老院。他說：「我們感情很好，我求告觀音娘娘不要咁快帶她走。我很心痛，沒錢沒本事，又不懂申領政府服務。」

至於梁伯伯日後的打算，他表示自己仍未走出喪妻之痛。「我們一直靠綜援金過活，太太走了，綜援金立即減了一半，只餘下4000多元。」梁伯伯生活捉襟見肘，對於未來不敢有太多想法。

▲梁伯伯九月初腳腫需要緊急入醫院輸血，但因顧慮太太在家無人照顧，所以一直拖延不願入院

◀梁伯伯仍未走出喪妻之痛，看着太太遺照，淚流滿面

安老宿位要排3.4年 去年7045長者等唔到

社工有Say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工吳衞東表示，伍太太的情況是需要社區援助的，但排期政府服務通常一等再等。「政府對出院病人原本有提供服務，但在疫情下，上門服務減少。對有需要的長者來說只有三個等字：就是等日間護理中心有位、等資助安老院舍宿位、等上門服務。」截至今年一月底，有約4.1萬名長者輪候安老院，其中津助及合約院舍平均輪候時間長達41個月，即3.4年，是歷來新高。愈來愈多長者尚未等到院舍宿位便離世，去年多達7045人，人數為五年來最多。

倡提高綜援 助入住私營院舍

吳衞東表示，香港65歲以上獨老和雙老家庭各有十幾萬戶，其中有逾七萬名長者有認知障礙，不能自我照顧；如由老伴24小時照顧，或會出現壓力爆煲的社會問題。「之前都發生過很多雙老家庭走上絕路的悲劇，很多時候照顧者會覺得徬徨無助，無力感很大，或會想不開，擔心自己死了，被照顧的一方怎麼辦？結果殺了配偶自己自殺。」

吳衞東指出，政府做事做得慢，資源錯配。「政府的資源應該放在最有需要的人身上，但保就業計劃竟然資助逆市賺大錢的超市。『獎券基金』收入大減，就向長者開刀，要延長長者安老院等候時間。」吳直指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的做法「縮骨」，他建議政府最直接做法，是向合資格的體弱長者提高綜援金，由現時4000至8000元，提高至1.6萬元，讓他們在私營市場購買服務。

雙老家庭30萬户

話你知

根據《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——主題性報告：長者》的數字，全港共有超過116萬長者，雙老家庭有接近30萬戶，佔全港長者人口比例較2006年增加4個百分點。反映香港雙老家庭數目不斷上升，而且不少照顧者亦步入垂暮之年。有國際文獻綜合不同國家研究數據顯示，超過一半的照顧者為配偶，平均年齡為62.5歲，因此年長照顧者面對的困難，值得社會關注。